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四四

齊東野語卷之三十一

仙籍論要記

坐忘論序凡七篇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酒轍之魚猶希升水弱畏之俗無心造惡生死之苦愛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喜色味為得志詠恬素為窮辱雖得之貨帝本生之福縱易染之情喪全身之道自云智巧如夢如迷生來死去循環萬劫審惟倒置何甚如之故妙真經云常失道非遺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道故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遺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後乃長久言長久者得道之質也經云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樂也人之大福也道人致之非命祿也又西昇經云我命在我不屬於天由此言之備短在己得非天與失非人奪捫心苦晚時不少留所恨朝菌之年已過知命歸道之要猶未精通為惜寸陰速如意燭

勉學經言事簡理直其事易行與心病相應者約著安心坐息之法略成七條修道階次秉其樞翼以編叙之

信教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基根深則道可長

恭固則德可茂然則聲輝遠城之彩下和致則言開保固之効位子從諱斯乃形器著而心繙道理事萌而情易忘況至達趣於色味真性隔於可欲而能開希微以慈信聽圓象而不惑者或如人有閑坐忘之法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專意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傳道必失故莊周云隱肢體默應明難形去智同於大道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至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故莊子云罔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惑者聞而不信懷實求實其如之何故經云信不足有不信謂信遺之心不足者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遺之可望乎

收心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恍迷幻境之中唯言寔是甘宴有為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廢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捨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

斷錄

斷緣者謂斷有為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

勞無為則心自安惟爾日就塵累日薄跡彌遠惟心彌近道至神至聖孰不由此乎故經云塞其兌開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來人保己成道問塵事以事往還或假修隱逸情希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

機心以干時利既昨順道深妨正業凡此之類皆應絕之故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冒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

舊緣斷新緣真結體交勢合自致日踈無

事安閑方可修道故莊子云不將不迎為無

交俗之情故也又云無為名戶無為謀府無

為事任無為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

而行之勿遂生憂繫心為業

收心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恍迷幻境之中唯言寔是甘宴有為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廢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捨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

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故經云至道之中寂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源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今若能淨除心垢開釋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難生死寔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故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發既不合理人反成疾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柔以此爲驗則邪正可知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知覺入於肯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人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遊待自定者徒自誤耳若遍行諸事言心無染者於言甚美於行甚非真學之流特宜戒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

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有要疑者且任思量今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事訖則止實莫多思多思則以知害悟爲子傷本雖騎一時之後終虧萬代之業者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美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故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爲非靜非穀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至實則順中爲常權可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後思強爲者自云不著終非真覺何邪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成愛見思慮是心荆棘若不除前定蕙不生成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乃食殘辦足以飾非勢

足以威物得則名已過必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所以然者爲自是故然此心由來依境未憤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間晝夜行立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分分則堪自樂漸漸馴狎唯覺清遠平生所重已嫌弊漏況因定生慧深達真假爭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縛不受駕御鷹鷗野鳥也被人繫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麤疎何能觀妙故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法之妙者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此言爲當不行則此言爲妄又時人所學責難曉易者深論法惟黃說虛無思慮所不違行用所無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事陳情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不信故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不知是以不吾知也或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

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爲功今則盛
言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空言燈不照閒必
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只破相
之言而人反以爲深元之妙雖則惠子之宏
辯莊生以爲不堪膺受之流誰能料簡王寧

之士庶不留心或曰夫爲大道者在物而心
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
寂今猶避事而取靜離動而之定勞於控制
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不
覺其所執仍自謂道之階要何其謬耶述曰
○總物而稱大造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
而不亂真爲大矣實爲妙矣然謂吾子之鑒
有所未明何則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
於素絲纔聞鳴鶴之沖天詎識先質於嚴食
蔽日之赫起於毫末神發之聖積習而成今
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
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矣何其造次哉故
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順

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
於一人集林一枝鳥見遺於叢葦飲河滿腹
默不傍於洪波外求諸物內明諸已知生之
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非當
之事事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斃於形

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須
斷簡事物知其闊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
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
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比並情欲之餘好非益
生之良藥衆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
迷之甚故莊子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
無以爲生之所無生之所無以爲者分之外
物也蔬食弊衣足延性命豈待酒食羅綺然
後爲生哉是故於生無要用者並須去之於
生雖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
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今以隨侯之珠彈千
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忘性命而從非
要以自但伐者乎夫以名位比於道德則名
位假而賤道德真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
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故莊子云行名失

真觀

夫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
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追適深
析衛定功務全生自始之末行無遺累理不
違此故謂之真觀然則一餐一寢居爲損益
○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
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
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能觀
見真理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於修道
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
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
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躁者心病已動何
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
事實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
欲廢船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欲出離虛幻

故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
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食與
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
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
之前輩斷簡病有難除者且依法觀之若色
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終無
此四句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心空想誰
爲色主經云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
色耶又思秋妍美色甚於孤魅孤魅惑人令
人厭惡身雖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水離
邪迷惑惑人令人愛著乃至身死留戀彌
深爲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夫人造福路長辛
故經云今世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
道所以者何爲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
故魚見深入島見高飛仙人以爲穢獨賢士
喻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
年無色鏡免大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
道爲性命之譖賊何乃繫戀自取銷毀若見
他人爲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已身
引項承取他刃以自害命他自爲惡不違伐

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已病又見爲患者若
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夫何故同障道故若
苦貧者則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
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
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無暇
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
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
業命之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
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知命不覺貧
之可苦故莊子云業入而不可舍爲自業故
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
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真命非假
物也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
劍當前羣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今有
貧病惱害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
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
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
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知醉者爲惡如其
自醉不覺他非故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人間
此四句又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
衰老君厭世棄俗猶見香味爲怨者欲之流

所託故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
亦無真宰內外本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
忘心生若枯體灰心則萬病俱泯若惡死者
應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
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身死
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
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
當生不悅順死無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
後身成業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疾
猶令舉體不安而向一心萬疾身欲長生豈
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何以
見道是故心捨諸欲住無所有除情正信然
後返觀舊所癡愛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
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
馬知鮑肆爲異哉

泰定

夫定者盡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子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遁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遂至昏迷深雲未挺復歸純靜本真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已實而懷之勿爲多知以傷於定非生慧之難慧而不用爲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者也天下希及之是故爲難責能不驕富能不奢爲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德而不恃爲無過故得深證常道故莊子云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與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心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行此言

俱非泰定智雖出衆彌不近道本期逐鹿獲免而歸所得蓋微良曲局小故莊子云古之

修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知爲之謂之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

其恬養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爲而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或因損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無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若瀆離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

○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爲物即體非有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玄石飲羽怒則朱夏殞霜縱惡則九幽匪遙積善則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不可著覩莫能測其爲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太上老君運常善以救人昇靈臺而演妙略二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以日損頗之以不學喻則張弓擊戶法則挫銳解紛修之有途習以成性黜聰讓體嗒焉坐忘不動於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由斯道者

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得道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莫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不然后之通生無匱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

循名究理全然有實上士純信克己勤行空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至力染易形神形隨道通與神爲一形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融體無變滅形與之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形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已出入無間身爲淳質猶至虛妙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故靈寶經云身神共一則爲真身又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虛心之道力有深淺深則兼被於形淺則唯及其心被形者則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覺而已身不免謝何則慧是心用用多則體勞初得小慧悅而多辯神氣散洩無靈潤身生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屍解此之謂也是故大人含光藏晦以期全備凝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故經

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山有五草

木因之不彫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

久變質同神練神入微與道冥一散一身爲

萬法混爲法爲一身智照無邊形超有際總

色空以爲用合造化以爲功真應無方信惟

道德故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

身而無體然後大道滅矣而言盛者謂證得

其極又云神不出身與道同且身與道同

則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耳

○則道耳無聲而不聞眼則道眼無色而不見。

六根洞達良由於此至論玄教爲利深廣循

文究理嘗試言之夫上清隱秘精修在感假

神丹以鍊質智識爲之洞忌道德開宗勤信

唯一蘊虛心以滌累形骸得之絕影方便善

巧俱會道源心體相資理踰車室從外因內

異軌同歸該通奧赜默然無違二者之妙故

非孔釋之所能隣其餘不知蓋是常耳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五

五

道性因緣

本物象形氣質各歸其類無能違越者也

海空智藏作禮問言天尊我今思念禹光造化之由云何一切諸法各有道性從因緣生

以是因緣應有縛耶應無縛耶是五陰耶是

六塵耶天尊答曰譬如衆生臨欲終時如日

之沒臨欲沒時山陵堆阜影見東移理無西

沒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五陰滅彼五陰生

譬如燈明暗滅燈滅暗生譬如泥瓶泥與瓶

合泥滅瓶成而是泥相終不名瓶瓶雖非泥

不餘處來以泥因緣而生是瓶五陰生滅亦

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

解脫譬如眼根閑時見色閑時無見煩惱繫

縛合散生滅更無別法衆生五陰亦復如是

本性淳善

天尊告最勝童子當知夫一切六道四生業

性始有識神皆悉淳善唯一不雜與道同體

依道而行行住起卧語默飲食皆合真理如

魚在水始生之初便習江湖不假教令亦如

玉質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熱水性本冷不

開習學理本自然一切衆生識神亦復如是

土

仙籍話論要記

法性虛妄

妙林經云天尊告度命真士曰所謂安樂皆

從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諸法空乃名

安樂譬如今人心意昏亂煩惱熱悶於此人

前設諸幻術木男女木牛木馬羅列施張

作諸戲術愁者見之如生平牛馬相息諸煩

惱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慈奉

○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無量無邊及

六根洞達良由於此至論玄教爲利深廣循

諸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無所有一切

衆生舉足行步諸所作爲悉不思議若知清

靜自在無礙心所求願恣意充足若有修善

當得往生三清妙土如此方便止彼虛妄而

實未曾有以五三清常樂境界之所希望若欲

速得三清寶城常樂淨土當以大乘無上慧

心觀我身相從無量劫因何法生既知無因

乃知我以無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常樂淨